



四書人物考序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撰



四書人物考者考學庸論孟所載之人物也夫既載之考何爲哉孟氏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是以考之也古人之載於籍者多矣不爲徧考而獨於四書者何以四書表裏六經經緯宇宙經筵進講學校設官首是焉先也邇來命世之英固多而馳騫場屋者唯事速化豈直子史束閣雖四書所載名氏已大都不省其爲何如人矣夫見定者斯可以法古鑒往者斯可以善今平居罔知所嚮雖欲脩身體

道其將焉依矧出而官人論材臧否評隲無惑乎權衡倒置而賢否混淆也其關繫豈微乎哉余嘗董浙學政每於課試間撫卷感懷深爲此懼旣罷歸避寇鍾山而故廬所嘗讀書盡爲寇燬唯茲四書每攜以自隨杜門無事遂將平生手錄古人行迹各注於名氏之端者編爲紀傳總四十卷名之曰四書人物考云夫其汎引稊証雖嘗刪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理者咸在所錄固不敢過求其真贗也信而好古尼父且然小子何人方愧不若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未能罔羅舊聞以資詳擇尚忍易爲棄置

哉編成有覽者曰演周易作春秋著離騷述史記大抵賢聖志士發憤之所爲作也以子之平生獨立竟罹比黨之危其爲是者無亦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與余曰豈有是哉余迂踈泥古學不知方師心信理動戾時局積羽沉舟自分必至回觀壯圖恍然夢中事矣獨念歲月云邁而幼所學者旋亦就湮故載筆摘辭聊以求日庶幾於論世尚友之意云爾安敢與古聖賢志士例論哉世有子雲或亦知之不然
是余之罪也夫

嘉靖丁巳秋八月旣望

四書人物考序

四書人物考目錄

卷一 紀一

神農

堯

舜

禹

湯 太丁外丙
仲壬附

文王

武王

卷二 紀二

啓

太甲

高宗

卷三 紀三

桀

紂

厲

幽

卷四 傳一

稷 公劉太王太伯王季附 契

皐陶

益 伊尹

萊朱

傅說 微子 微仲附

箕子

比干 膠鬲

卷五 傳二

周公 太公望 散宜生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卷六 傳三

魯公伯禽 昭公 定公

哀公 繆公 平公

卷七 傳四

齊桓公 公子糾附見 景公 簡公

卷八 傳五

晉文公 晉平公

卷九 傳六

秦繆公

卷十 傳七

衛靈公 衛孝公附論 越勾踐 虞公

陳侯周 費惠公 顏般王順長息附

衛輒

朱子疑衛孝公爲出公輒故附此

卷十一

傳八

梁惠王

襄王附

卷十二

傳九

齊宣王

燕子噲

子之附

鄒穆公

滕定公

文公附

卷十三

傳十

孔子

卷十四

傳十一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宰我

子貢

冉有

子路

子游

子夏

卷十五

傳十二

有子

子賤

南容

原思

子羔

巫馬期

樊遲

司馬牛

琴牢

澹臺滅明

漆雕開

公西華

公冶長

陳亢

申枨

孔鯉

顏路

曾皙

左丘明

子張

公明儀

林放

牧皮

卷十六 傳十三

曾子

子思

陽膚

子襄

沈猶行

公明高

曾元

曾西

卷十七 傳十四

孟子

樂正子

公孫丑

萬章

浩生不害

高子

孟仲子

孟季子附

陳臻

屋廬子

陳代

公都子

克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卷十八 傳十五

老彭

龍子

卷十九 傳十六

季文子

季桓子

季康子

季子然

孟獻子

樂正裘 牧仲

孟莊子

孟懿子

孟武伯

孟敬子

卷二十 傳十七

竟無孟之反考
在三十三卷內有

子服景伯

臧文仲

臧武仲

孟公綽

下莊子

孺悲

申詳

卷二十一 傳十八

蘧伯玉

甯武子

史魚

孔文子

祝鮀

王孫賈

公叔文子

公子荆

棘子成

公明賈

公孫朝

顏雙由

僕

卷二十二 傳十九

舅犯

趙簡子

亥唐

卷二十三 傳二十

子產

卷二十四 傳二十一

世叔

行人子羽

裨諶

卷二十五 傳二十二

管仲

召忽

晏平仲

卷二十六 傳二十三

陳文子

杞梁

成覿

卷二十七 傳二十四

百里奚 宮之奇

卷二十八 傳二十五

令尹子文 孫叔敖 子西

葉公 陳良

卷二十九 傳二十六

張儀 周霄

卷三十 傳二十七

季任 曹交 王子墊

滕更 司城貞子 戴不勝 薛居州

戴盈之 淳于髡 胡齷

莊暴 景丑 孔距心

蚺鼃 沈同 陳賈

時子 尹士 陳戴

儲子 公行子 然友

畢戰 北宮錡 季孫 子叔疑

景春 宋句踐 盆成括

卷三十一 傳二十八 逸民

伯夷叔齊 虞仲 夷逸

朱張 柳下惠 少連

卷三十二 傳二十九 獨行

楚狂接輿

長沮桀溺

儀封人

晨門

荷蓀丈人

段干木

泄柳

陳仲子

匡章

貉稽

上宮館人

卷三十三

傳三十一
異學

原壤

子桑伯子

孟之反

琴張

楊朱

墨翟

宋牼

白圭

許行

陳相陳辛
附

夷之

子莫

慎子

卷三十四

傳三十一
技藝

太師摯亞飯干三飯僚四飯秦播鼗武少師陽

師襄

師冕

師曠

羿

逢蒙附

子濯孺子

庾公之斯尹公

之他

公輸子

王良

離婁

奕秋

王豹絳駒

卷三十五

傳三十二
勇力

皋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傳三十三
嬖倖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驩

卷三十七

傳三十四
女婦

杞梁妻

西子

南子

卷三十八

傳三十五
杞族

瞽瞍

象附

鮀

丹朱

管叔

躒

桓魋

卷三十九

傳三十六
讒毀

共工

驩兜

叔孫武叔

公伯寮

臧倉

卷四十

傳三十七
叛逆

崔子

陳恒

陽貨

公山弗擾

佛肸

四書人物考目錄

四書人物考參用書目

易

書

詩

春秋

禮記

周禮

儀禮

大戴禮

五經大全

十三經注疏

孝經

爾雅

三墳

連山

歸藏

易通卦驗

易卦坤靈圖

尚書大傳

尚書中侯

汲冢周書

詩含神霧

韓詩外傳

春秋左傳

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

春秋合誠圖

春秋運斗樞

春秋鉤命訣 春秋命曆 春秋元命苞

禮記正義 禮記外傳 禮斗威儀

禮緯含文嘉 孝經援神契 孔子家語

先聖大訓 國語 吳越春秋

越絕 戰國策 晉文春秋

楚史檣杌 呂氏春秋 通鑑外紀

通鑑前編 資治通鑑 史記

子由古史 路史 帝王世紀

帝系譜 古今通系 皇極經世書說

大事紀 編年通載 皇圖要覽

埤雅 老子 莊子日林

荀子 列子 墨子編

文中子 楊子 亢倉子

鶡冠子 韓非子 慎子

孔叢子 管子 晏子春秋

劉向說苑 劉向新序 劉向別錄

春秋繁露 春秋內事 論語識

寶積記 玄中記 文獻通考

事文類聚 藝文類聚 初學記

白孔六帖 玉海 雜海

通志畧

合璧事類

寰宇記

杜氏通典

杜預世族譜

元和姓纂

氏族大全

山堂考索

記纂淵海

人物志

博物志

稽古錄

白虎通

風俗通

文子世紀

孔演明道經

拾遺記

兔園策

山海經

水經

太平御覽

太平廣記

困學紀聞

馬總意林

皇秦記

古今樂錄

辨樂論

文選六臣注

韻府羣玉

黃氏日抄

古樂府

陶淵明集

神僊傳

列女傳

鶴林玉露

容齋隨筆

沈括筆談

捫蝨新話

瑣語

孔庭纂要

兩山墨談

闕里志

一統志

山東通志

陝西通志

雍大記

長安志

楚紀

河南府志

平陽府志

兗州府志

鄒縣志

濟寧州志

四書人物考參用書目

四書人物考凡例

- 一帝王作紀臣人作傳從史例也
- 一人物凡見於四書者悉爲編輯其次第先後或以時或以國或以行業各從其類也
- 一孔子冠羣聖而獨盛而猶從國君之次者尊君也
- 一各出處行蹟辭命章疏禮樂政教見於經史諸子者俱用全文不爲省約所以備文章之大觀也
- 一先儒所稱不見經傳及論注異同者或子集可

據或地誌開載亦爲采輯所以備訂正也

一諸子百家所載凡可疑者多從刪削間亦有兼收並載者蓋宇宙間事未可執一將以資詳說而反之約也

一各人事蹟散見諸書互有異同亦唯其僉同可信者錄之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意也

一各人言行有彼此互見而並存者有但曰見某人傳者各因其所重也

一各人言行凡見於別籍者則爲采輯其見於四書者因所共知故不悉錄若止見於四書而別籍不經見者則采四書所載聊備名氏以俟博雅君子此係傳信之書固不敢爲韓蘇毛穎葉嘉之傳也

一論斷或槩其平生或止舉其一事或合數人而並論或就其中有所感發聊以發摠鄙見亦妄擬太史遷之例也若其人賢否顯然者則不復贅云

卷二

耕本天要之師也其入習之者不勝
並論其故其中所引經義頗具其理
論謂其于古者與其一也姑合錄之

四書人物考卷一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紀一

神農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媯氏之女為少典妃
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承庖
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
可久之利乃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天下以耕稼食
穀故號神農氏其為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人
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矣一女不績則天下有受

其寒者矣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恭生生各食其
力於是作蜡祭歲報順成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
制醫藥以療民疾俾無夭札又作五絃之琴教人日
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諸侯夙沙氏叛殺其諫
臣箕文帝唯自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帝初
都陳後都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
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祭
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蓋謂
是也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爲首
作連山之易故又曰連山氏神農凡八代五百三十
年而軒轅氏興焉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
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至周宣王時
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
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云

薛應旂曰洪荒之世人物鮮少民未滋僞有君在上
不必百官有司而自可治也與民並耕詎謂非神農
之言邪但後世則異然矣

堯

帝堯陶唐氏祁姓帝嚳之子摯之弟也母陳豐氏曰
慶都孕十有四月高辛丁亥歲生堯於丹陵名曰放

勲摯立堯年十三佐摯封植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國于唐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都于平陽之安邑以火德王色尚白甲辰元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二載咨羲和定閏法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詳具載尚書堯典篇中七載麒麟遊於藪澤十有二載巡狩諸侯西夏隴城守好貪求於是伐而亡之有苗不享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命閔伯長火居商丘命毋句氏作離聲制五絃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作

五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五十載帝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六十有一載洪水懷襄舉鯀俾乂九載功用不成七十載殛鯀于羽山放驩兜于崇山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堯求賢德可以遜位讓許由由不受逃隱群臣咸舉舜舜賢明堯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舜九男事之七十有二載納舜於泰山之麓使之主祭命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丙辰七十有三載薦舜於天

舜受終於文祖七十有六載流共工于幽州竄三苗于三危八十載禹告成功詳具書禹貢篇八十有一載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封伯禹於有夏封四岳於有呂加賜伯益封契於商封棄於郟於是率群臣刻璧而書東沉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逸書有中候運衡之篇是也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葺樸桷不斷素題不栞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飯於土簋飲於土鉶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竒怪異物不視玩好之

噐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墜色布衣掩形麤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景星曜甘露降朱草生鳳凰至嘉禾孳醴泉湧焦僥民來貢沒羽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以占日月之數名曰蓂莢癸未一百載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葬於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爲穀林

薛應旂曰天生民而作之君是君者代天以生民者也故稱之曰天子夫天下大矣生民衆矣而生生之道乃繫於一人之身其責任不大艱難矣哉余觀尚書載堯咨四岳以巽位而自叙在位七十載蓋言耄期倦勤非避難也四岳自言德忝帝位而師錫有鰥在下之虞舜蓋言帝責之難稱而唯有德者斯足以當之非故以難事累舜也其時之人心氣象如何哉故許由善卷之徒當時目爲避難之士而彼亦不自以爲高也後世視君位爲富貴尊榮逸樂之具而失上天生民之初意於是莽操懿溫之徒紛紛接跡於天下而上古之逃隱者斯擅其高矣

舜

帝舜有虞氏其先國于虞始爲虞氏系出虞幕是生喬牛喬牛生瞽瞍初家于冀瞽瞍娶握登唐堯壬午歲生舜於姚墟握登蚤喪瞽瞍再娶而生象象得親乃咸惡舜御以不道舜於是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隱慝大杖避小杖受事親拊弟日以篤唯恐不獲於象動心忍性死生不入於心年二十孝友聞四海方是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而化馳若神歷陽之耕者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濩澤之漁者

爭坻乃往漁焉鮫人巽長東夷之陶者苦窳乃陶于
河濱期年而器以利牧羊于潢陽而獲玉曆於河巖
所至嚮合父母不愛弟妹不親雖耕稼陶漁勞悴困
苦無入而不自適也遷於負夏敗於頓丘倩於傳虛
編蒲結罟每徙而民歸之至鄧之墟小大悅之秀士
胥從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訛秦不宇靈甫不辟
而至周旋歷漢之間爲之七友迨既禪七人者始逃
之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
乃求賢巽位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于衆詢
四岳明明揚仄陋四岳咸薦舜謂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
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無
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来問以奚事曰事
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又問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柰
何曰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
情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帝館之于
貳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
而無窮論天下事貫昵而條達咸協于帝而可底績
於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以觀
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

于猷畝之中二女純篤盡道九子服勤靡懈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
徽典無或不從賓于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于
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之七十三載丙辰薦舜於天舜
受終于文祖遂攝位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
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世濟
其美堯未及舉舜於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攝位二十八載歲在癸未堯崩舜避
堯子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之朝覲謳歌獄訟者不
之丹朱而之舜歷甲申乙酉二歲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之位都于蒲阪丙戌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以
土承火色尚赤改正易服立七廟祠中霤社用土封
春杓夏禘秋嘗冬蒸五等建官親親任賢建弟象於
有鼻封黃帝之孫子十有九人爲侯伯詢四岳命九
官咨十二牧三載考績五載簡韶樂成六載巡狩觀
風兵衛少而誅求寡國用不匱七載作大唐之歌以
美堯禪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丁
巳三十有三載命禹總師三十有五載咨禹征有苗
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舜之爲君也上循堯道下任衆賢師紀后拜

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輶立誹謗木設旌諫鼓以廣
直言之路訪不逮於總章養國老於上庠養度老於
下庠憲其行止貴德尚齒藏金嶠巖之山捐珠五湖
之淵俾下服度于以杜淫邪而絕覬媚作米廩以藏
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恭已南面無爲而治彈五絃
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是時土地方五
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肅慎東長島夷西渠
析支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
麟感鳥獸被德四十有八載南巡狩崩于鳴條三十

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一十二歲葬于蒼
梧山九疑之陽是爲零陵禹封舜後於虞而客之及
周武王克商封舜後胡公於陳賜姓媯氏
薛應旂曰史遷謂學者多稱五帝而尚書獨載堯以
來事蓋傳信也然其時去洪荒之世未遠風教固殊
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
也但仲尼謂舜無爲而治今觀舜典所載封山濬川
咨岳命官諸所有事經法具備擬之堯時益加詳焉
則其所謂無爲者夫豈清淨玄默爾哉蓋其所作爲
者一皆順則因物非有所作爲於其間也斯之謂無

爲也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弗可及也已

禹

伯禹夏后氏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娶於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爲脩己孕歲有二月堯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於棘道之石紐鄉長于西羌爲西夷之人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歲咸舉之舜進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見耕者五耦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

秉德之士乃按黃帝中經曆謂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巖之巔有書金簡青玉爲字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始於霍山徧集五嶽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所過名山大澤召其人而問之山川脉理鳥獸昆蟲之類與夫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有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云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娶塗山氏之女嬌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十月女嬌生子啓呱呱而泣禹唯荒度土功勿顧也使

大章步東西暨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
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
而咲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
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
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蒼梧見縛人下車拊而泣之
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泣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
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爲帝統治水土調
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
民也故泣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
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昆侖察六扈脉地理名金

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
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滸淵開五水於東
北鑿龍門闢伊闕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
壤成賦聲教四訖其詳具載尚書益稷禹貢諸篇堯
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
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晝夜悲泣舜受堯禪薦
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癸酉五十載舜
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
均退處陽山之南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
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之位都安邑以土德王正建

寅丙子元歲春正月封有功爵有德東巡會諸侯於
塗山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執玉帛者萬國
乃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二歲臯
陶薨薦益于天三歲考功五歲巡狩八歲巡江南戮
防風氏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矣尋崩于會稽因葬
之今會稽山有禹冢云啓賢能繼禹之道乃嗣立
薛應旂曰余嘗觀山海經徧載六合之外謂郭景純
之傳疑也及觀吳越春秋載黃帝中經藏於宛委山
中禹東巡得之因通水理遂周游五嶽四瀆殊方異
域使益疏記之豈山海經固亦有所自乎余登稽山

及過河東夏縣至今閭里父老咸稱神禹不然何以
神之也且古者司職方掌外史地里所在必有所因
而名而至人之經往往藏于名山大川固未可全謂
其無據也孔安國輩乃泥河出圖洛出書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之文遂有龍馬神龜之說斯殆幾於附會
矣而帝王世紀亦云大禹治水時神龜丹甲青文負
書出于洛水世遂襲以爲然則宋之天書又何怪哉

湯太丁外丙
仲壬附

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契佐禹治
水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數傳至主癸娶扶都生湯

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爲夏方伯
得專征伐夏桀戊寅三十有六歲葛伯不祀湯始伐
葛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五反
然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己卯三十七歲湯進
伊尹于桀桀不能用伊尹醜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
遇女鳩女房遂作女鳩女房二篇桀殺直臣關龍逢
群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
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
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而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
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

况於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夏桀虐政淫荒諸侯昆
吾氏爲亂歲乙未湯十有八祀乃興師率諸侯伊尹
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升自陬作湯誓桀
敗於有娥之虛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
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作夏稷湯旣放桀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
作誥旣歸于亳作湯誥以誕告萬方咎單作明居湯
誥湯誓仲虺之誥並見商書餘書皆逸是時三千諸
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
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宜

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又求卞隨務光者而讓
之二人皆逸然後湯即天子之位改正朔以建丑爲
正月改歲曰祀水德王色尚白都于亳乃至東郊告
諸侯群后曰其尚有功於民勤力乃事否則予乃大
罰殛汝母予怨又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江濟河淮
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寧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
咸有功於民各爲立後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天所
弗與先王言不可不勉十有九祀大旱二十祀大旱
夏桀死于亭山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禱幣
賑民歷二十有四祀大旱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

吾所爲禱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
斷爪禱于桑林之社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
營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
極也於是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
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
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爲首又作諸器用之
銘以爲警戒三十祀湯崩踐位十三年年百歲子太
丁未立先卒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丁之子
太甲差長伊尹乃立太甲爲帝葬成湯于亳北之濟
陰

按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孔安國以爲湯崩踰月太甲卽位皇極經世亦直以太甲繼湯史記謂湯太子太丁蚤卒立弟外丙外丙卒立弟仲壬蔡沉氏曰太甲繼仲壬而王爲之服三年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今考歷年甲子帝王相繼次第年分毫不容爽外丙仲壬並未嘗卽位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司馬公稽古錄亦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此皆有據朱子於孟子趙岐註尚疑而未決豈亦未之考歟

薛應旂曰余聞之堯時有許由虞時有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夏時有卞隨務光自後世說者疑其過高往往謂諸子之寓言也不知上古之時以君治爲勞而不以君位爲樂自非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鮮不視之爲累性殞命之具不啻若懸疣附贅而已固宜其逃死而不受也不然箕山至今有許由冢潁川盧水之人則尚傳隨光之跡豈無自歎史遷高其義而惜其文辭不少槩見噫亦何必以文辭爲哉用是而觀湯之伐桀益以見其非得已也

文王

文王名昌父季歷季歷古公亶父之少子也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當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生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殷帝乙七祀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賢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於閔天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於是伯夷鬻熊之徒咸至西伯西距昆夷北備獫狁以衛中國帝

乙二十七祀崩子辛立是爲紂紂六祀西伯初禴于畢紂十有一祀不道滋甚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且曰西伯昌與其長子發仲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將欲殺之西伯曰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紂十有二祀西伯在羑里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闕天之徒患之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竒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

洛西之地方千里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是時
紂十有三祀也明年虞芮質成于周又明年伐大戎
得呂尚又明年伐密須都於程又明年伐耆又明年
伐邶又明年伐崇作豐邑徙都之西伯嘗寢疾五日
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
爲人主也今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
請移之西伯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
國城其可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
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
吾罪也不可無何疾止立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西

伯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
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耳又安
所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
乎於是歸者三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祖伊聞之
懼以告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西伯以服事
殷終身不貳二十祀西伯薨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
子發立伐商而有天下謚其父西伯爲文王
薛應旂曰文王治岐即今鳳翔而鳳縣成縣皆其地
也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
羗戎則文王治岐地固廣遠矣其遷都于豐則今鄠

縣余至鄆訪諸舊迹田野皆稱惟有西伯靈臺遺址
在耳可見文王之未嘗稱王而鄉老之所傳稱雖千
百年而不易也商書西伯戡黎黎爲畿內諸侯非西
伯之所得討者此蓋武王時事武未伐商襲爵如故
况文王乎今詩文王之什一則曰王二則曰王要皆
周公制作時追王之辭也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娶太姒有賢德生發發
娶呂尚女邑姜又賢總內政發即位太公望爲師周
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

年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
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遂興師渡河白魚躍入
王舟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
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武王使
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
曰諛慝勝良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
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
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
誹怨矣武王曰嘻乃告太公太公對曰諛慝勝良命

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十三年己卯日癸巳武王乃以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於是渡孟津諸侯咸會戊午次于河朔王乃徇師而誓己未王巡六師明誓衆士三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先後誓詞其詳具周書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紂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致師紂師皆倒戈以迎武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武王馳之禽費仲惡來紂兵潰紂走返于京登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

武王至紂所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以玄鉞斬妲己頸縣小白之旗王問群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于凶惡者宜戮之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己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廬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于洛邑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

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肯復籍乎王乃罷兵西歸四月王来自商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諸侯受命于周尊武王爲天子王始改正朔以建子月爲歲首木德王色尚青服以冕都于鎬乃祀于周廟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柴望大告武成作樂曰大武封諸侯班賜宗彛分殷之噐物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

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康叔於衛封紂子武庚祿父於殷以守湯祀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餘各以次受封而姬姓之國五十有三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

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
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
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
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
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
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
銘焉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
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
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

敬口生咥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
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
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
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
危於忿寔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
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之銘曰慎之勞
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愒愒則逃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
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
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

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爲服
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
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
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王又問箕子
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問以
天道箕子爲王陳洪範在周書洪範篇十四年庚辰
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
書以戒王在周書旅獒篇是年王有疾弗豫周公納
冊金滕願以身代翼日乃瘳十九年十有二月王崩
年九十三子誦踐位葬王于京兆長安東杜中

薛應旂曰蘇子瞻謂武王非聖人也以其黃鉞斬紂
也夫師曠有言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
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哉必不然矣是以生聖
人以作之君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故孔子繫
易之彖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孟軻氏曰未
聞弑君也嗚呼微哉武王於是乎聖人矣

四書人物考卷一

四書人物考卷二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而

紀二

啓

帝啓伯禹之子也初伯禹之治水也娶于塗山生啓
于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
致其化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禹崩
啓繼世有天下甲申歲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怠棄
三正丙戌三歲帝乃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召六
卿而誓其詞具尚書甘誓篇中與有扈氏大戰于甘

不勝六卿請伐之帝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
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
琴瑟不張鍾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
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昭夏功商契之
孫曰冥寔喜水功命爲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
是郊孟涂敬職而能禮于神爰封于丹乃立五廟筮遷
昇禘黃帝而郊鯨命大廉祭昇昆吾之谿而筮享大
陵之上是爲鈞臺之享又筮于晉之虛作旋臺于水
之陽以商均爲賓奏九辨九歌舞九招中聲猶在而
人皆仰夏之功在位九年崩年九十一子太康立弟

五人分封于衛

薛應旂曰余聞之以上討下之謂征彼此相敵之謂
戰是故春秋有戰而無征以其皆敵國也若虞之於
苗仲康之於羲和則征矣而非戰也有扈諸侯也啓
君也以天子討諸侯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扈大
戰于甘有若敵國然者何也啓失之也古者天子有
六卿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之天子弗躬也茅戎不
道定王伐之爲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
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敗自取之也啓失其御乃
至遷廟而臨於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不勝君子以

是知夏德之將衰矣甘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者以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哉又將以爲後世戒也嗚乎啓賢君也而有此世道升降之幾此亦可以觀矣

太甲

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嫡孫也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太甲祗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其詞載尚書伊訓篇中又作肆命作徂后書逸太甲旣立其履湯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桐宮伊尹攝政當國

以朝諸侯太甲居桐悔過自責反善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旣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具見夏書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立

薛應旂曰書稱成湯之聖唯在改過不吝若太甲之賢可謂繩其祖武矣戰國好事造言而竹書遂有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致以杜預之博雅猶不能無疑於此而遂謂伏生之昏妄則世之誣罔者又可以一二辨哉

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子也武丁元祀歲在丁巳王宅憂
甘盤爲相三祀免喪猶弗言群臣咸諫王王夢上帝
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是時說爲胥靡
築於傅巖厥象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
果聖人爰立作相置之左右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
說作說命三篇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
雊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德行政
天下咸驩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戊子三十有二祀
鬼方無道興師征伐三年克之殷道復興五十有九
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作殷武樂章以頌之
薛應旂曰高宗得傳說於夢寐之中固其求賢圖治
之心切而精誠感通之極然亦雲龍風虎以類相從
其幾自不能已也漢文帝亦後世之賢君也顧夢而
得鄧通焉何哉豈其擯賈誼而不用而心術之微固
有不可知者在歟抑世道升降之幾有天者存非人
之所能爲也

四書人物考卷二

四書人物考卷三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天紀三

桀

桀名履癸帝發之子孔甲之曾孫也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發在位十九歲崩子癸踐位癸卯改元是為桀尤為無道暴戾貪虐滅德作威敷虐于萬方百姓天下患之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狠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從自是殫百姓之財為傾宮瑤臺瓊室玉門日與妹

喜行淫縱樂政事怠廢左師曹觸龍諛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於天發令逆於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者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桀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殷湯聞之歎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桀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帥諸侯攻克之愈自務肆諸侯韋氏碩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桀之世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災異迭見殷湯脩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伐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及戰不勝走鳴條入于三麥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于南巢三年死于亭山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封夏後至周封于杞也夏從禹至桀歷十七君十四世共四百三十二年

薛應旂曰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桀不悔過而悔不

殺湯可謂之死不悟者矣向使悔過改圖則湯固桀之賢臣將輔興禹業祀夏配天不啻若少康之靡也鳴條之戰南巢之放豈其得已哉觀其言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其心直恫切而有餘悲矣

晉書

紂名辛帝乙少子也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又曰辛乃紂也於三子中紂爲少子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是

以得爲後帝乙二十有七祀歲丙午崩紂辛立明年丁未爲紂元祀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已誇人謂天下皆出已之下播棄黎老昵比罪人平居弗祀上帝神祇宗廟恃其強大好用兵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八祀伐有蘇獲妲己嬖之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師涓作新聲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廣沙丘苑臺多取

野獸蜚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以相逐縱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多畔乃重刑辟作炮烙之法剝剔孕婦削朝涉之脛十有一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美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強爭力辨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長子曰伯邑考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西伯紂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紂棄耆老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而用惡來惡來蜚廉之子也善詭毀諸侯

諸侯以此益疏祖伊告紂曰天旣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今我民罔不欲喪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旣卒子發立諸侯叛殷歸周者八百紂愈淫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菹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剝視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微子恐絕殷祀遂持其祭器樂器去之時戊寅三十有

二祀也明年己卯武王伐紂紂衣寶玉自焚死其事
在武王紀中武王代殷爲天子封殷後爲諸侯屬周
周武王崩武庚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
宋以續殷後焉

薛應旂曰玄王啓商成湯代夏迄於武丁賢聖之君
六七作天下戴商厥惟舊矣最後帝乙欲立微子啓
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立紂亡殷此雖天命有在而
審於經權賢否之間者不無遺恨矣故昔人曰用法
若此不若無法旨哉

厲

厲王名胡夷王子也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元年
楚鮒渠畏之自去其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其後
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
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
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
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惕休懼怨之來也故頌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
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

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三十三年王愈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穆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

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十有七年國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太子靜匿穆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穆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對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對怒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

代王太子竟得脫召穆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穆公家二相乃
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

薛應旂曰嗚呼厲王初政荆楚畏服豈不亦卓有可
觀哉迨榮夷公導之利心一萌雖有芮良夫之忠諫
召穆公之世臣不相入矣卒至民畔而奔於彘以死
不有穆公則宣王亦幾於不免噫利之爲害大矣人
君之用人可不慎諸

幽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也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庚

申元年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
二年王入後宮見而嬖之生子伯服於是涇渭洛竭
岐山崩周太史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
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
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
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
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
竭必山崩若亡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

通其紀甲子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初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
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
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櫝夏亡傳此
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此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
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
之祭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
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
謠曰檠孤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

是噐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
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
再於褒其後褒人有罪請入女子即檠孤之夫婦所
收於路者也乙丑六年十月辛卯日有食之褒姒不
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
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
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幽王以
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
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十有一年申
侯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虜褒姒盡取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
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
太史遷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
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
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
地蹠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薛應旂曰余誦白華小弁十月之交之詩大都爲幽
王作也而究其厲階則褒姒實生之回視桀之妹喜
紂之妲己其事類也驪山之及豈其微哉柰何唐之
明皇猶於茲山縱華清之樂卒致腥膻汚於伊洛流
血染於河潼幾於犬戎之禍矣邇諸生從余過臨潼
衆詣溫泉而浴焉余謂之曰有吾與點也之意此與
沂水何異不然則不當一涉其流也

西書人物考卷四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一

稷 公劉太王太伯王季附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邰氏女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人伐木乃遷而棄之水
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

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宜以爲稼穡民皆法則
之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享其利至舜時封棄于郟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后
稷卒子不窋之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失
其官而犇戎狄之間其孫公劉雖在戎狄復脩后稷
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居者
咸有以資民賴其慶乃遷邑于邠百姓懷之多徙而
歸焉周道之興寔自此始故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
篤公劉數傳至公叔祖頹至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
劉之業績德行義國人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不巳民

欲與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民之在我與在
彼何異民以我故欲戰未免殺人予不忍爲遂去邠
踰梁山止于岐下改國號曰周幽人舉國扶老携弱
歸焉其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貶
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五官有司曰司徒
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皆歌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
太伯少子曰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
托以採藥亡之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有餘家
共立以爲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太伯太

伯不歸三讓不受季歷乃立是爲公季事殷爲西方諸侯遵后稷公劉之業脩古公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商益衰公季以有功多受圭瓚秬鬯之賜九命作伯號西伯得專征乃伐西落羗戎俘其主以歸故詩人歌之曰維此王季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卒子發立伐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謚西伯爲文王追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而祖類以上至后稷皆得享天子之祀云薛應旂曰烝民粒食蓋始于稷而周之王業寔唯肇焉余於稷而歷觀周之世德知周之所以王也后稷兒時幾于棄矣不窟不得于官而犇戎狄古公迫於戎狄去邠遷岐太伯之吳文王以服事殷至武王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猶還師以需紂之改行大率皆讓道也讓也者謙而虛也謙則益虛則盈周之所以王也太伯讓而吳人歸之遂成吳國厥後季札亦以國讓而獲躋上壽令聞長世天之報施不爽矣如此而猶不奪不廢卒底敗亡者亦獨何哉

契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
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
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
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
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
土佐夏功著於商四傳至冥爲夏司空勤於官事死
于水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又七傳至天乙一
名履是爲成湯遂伐桀而有天下故商頌曰玄王桓
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
土烈烈海外有截玄王蓋謂契也契始封於商曰商
者以始封之所命而言也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亳
在京兆杜縣及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今穀熟
是也有澗水出焉後雖遷于囂于相于耿于朝歌皆
謂之殷者以成湯建國之所命而言也

薛應旂曰余涉太華之陽過上洛商州見士民猶祀
契而因稱相土之賢頌冥之功也及往復沮漆邠涇
北地迨岐豐鳳翔之間父老仍陶穴以處猶嘖嘖追
言后稷公劉古公時事乃知湯武之王而稷契之上
祀配天也夫豈偶然之故哉卜世之長歷年之久固
其宜矣向使爲之子孫者能念厥祖則殷周雖至今

存焉可也

臯陶

臯陶一名庭堅字隤顓頊高陽氏之後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而庭堅則其一焉庭堅佐舜爲士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民協于中不犯于有司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旣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其詳具虞書其後封于蓼至春秋魯文公五年爲楚所滅滅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傷之也

益

益名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初與禹臯陶契稷伯夷夔龍禹彭祖自堯時皆已舉用未有分職至舜攝堯政乃命十二牧居官相事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益爲虞官掌山澤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益主虞山澤辟鳥獸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虎豹犀象蛇龍之屬不爲民害及舜命禹爲司空禹與益奉舜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任土作貢禹功告成帝錫玄圭禹

受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資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皐旒乃妻之姚姓之女大費拜受是爲伯益又名栢翳賜姓嬴氏及禹受舜禪舉益任之政十年禹崩以天下授益益讓禹之子啓而避居箕山之陽啓賢又禹之子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益以是不有天下其詳具見虞夏之書有益稷篇文

按金履祥曰尚書之伯益即秦紀之栢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栢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

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栢翳其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於五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爲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叙栢翳與伯益爲二乎抑出於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栢翳爲皐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于西滅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墮猷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禹又曷從而薦之乎此其所以疑孟子薦益之言爲權辭也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蓋處士也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往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出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圖政既乃去湯適夏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上亳亦大矣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尹遂去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

鳩女房遂作女鳩女房二篇當是時夏桀爲虐而諸侯昆吾氏爲亂尹乃從湯以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於有娥之虛遂犇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既乃大旱尹言于湯發荏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

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又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乃益勤脩德政以逯天休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于阿衡尹乃放之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仍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其詳具載商書尹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至太甲

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于亳去湯冢七里至太戊時其子伊陟爲相

薛應旂曰余聞之曰臣道無貳又曰臣而有作福作威者凶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不貳矣乎放太甲復太甲不威福矣乎然卒能相湯伐夏以成商業而克有令終者何也良由其心純乎道義而一德格于皇天一介不輕取予而素行孚于衆志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其放太甲也復太甲也固終湯之事也無非所以盡人臣之分也若漢霍氏之徒豈知此哉其及宜

矣抑余過陳留縣南有空桑城即上古空桑氏之都也至今人指爲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乃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中固已大妄而唐傳奕乃曰蕭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謂空桑若枯桑然抑又謬矣

萊朱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鬻奚仲之後也爲湯左相湯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語具載商書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傳巖人也傳巖在北海之洲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得說於傳巖惟肖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爲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

薛應旂曰余觀傳說遇高宗以夢呂望遇文王以卜
非人薦之而神寔通之此蓋時泰道行之幾信有不
能以自己者也不然則雖五就如伊尹終將醜夏貴
戚如箕子甘於明夷矣矧踈賤之若是乎

微子啓 微仲附

微子名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
故曰微子紂旣立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
伊以西伯之戡黎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
伊反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於是微子度
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箕子比

干曰國無政天下亂矣我相成湯勤勞于上紂醜酒
溺女亂敗于下小大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小民
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於斯至矣太師少師我其出
往乎今汝無故告子眞躋如之何其太師曰王子天
薦降喪災我殷國棄天棄賢淫祀虐民今誠轉亂爲
治身死不恨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及周武王伐紂
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
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
庚作亂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求
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

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是也衍一名泄微子為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云

薛應旂曰余觀魯論謂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子由古史乃謂商紂之亂微子即抱祭器以歸周夫潔身以去可也急于歸周則非仁人之所忍也傳又謂武王克商微子面縛請降武王非討微子而微子亦非亡國之君何為其然也若果如二家之說則武王之封殷後當于微子而不于武庚矣奚待武庚既

叛而後命微子代之哉是微子之歸周當在武庚已封之後而決非宗國未滅之先周師入殷之日也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

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

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又為淫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被

髮佯狂而去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
操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爲之陳洪範其
文具周書洪範篇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
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箕
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
好兮所謂狡童者蓋指紂也殷民間之皆爲流涕云
薛應旂曰嗚呼哀哉箕子也始則被髮佯狂以自辱
繼則感故殷墟而自傷此其情固悼故主之沉溺悲
宗社之淪亡也然乃不讐武王而爲之陳洪範者何

哉蓋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拳拳經萬世之
心則又不知孰爲殷而孰爲周也故易之明夷曰內
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非天下之至聖而與天爲一者其孰能與於此

比干

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紂淫佚作炮烙之刑比
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
不用即死忠之至也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
辜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
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

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薛應旂曰比干之死人皆知其仁唯微子抱祭器歸周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或有疑之者孔子曰殷有三仁而序微箕於比干之上嗚呼其指微矣

膠鬲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浚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紕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

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將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夢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

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
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君子曰武王遭亂世臨苦民
揚其義成其功不強其所不欲也

四書人物考卷四

四書人物考卷五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

周公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仁孝異
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
東伐至孟津公輔行伐紂至牧野公佐武王作牧誓
破殷入商宮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纁社
告紂之罪于天至殷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
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

公於少昊之虛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
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
穆卜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於是乃自以爲賓設
三壇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
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
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
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公已令史策告太王
王季文王欲代武王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
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公入賀武
王曰王其無害曰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
念予一人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
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保之中公乃
踐阼攝政代成王當國負扆以朝諸侯召公疑之將
引去公留之作君奭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
成王世子之道也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
弗避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
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
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公於是避居
東土二年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
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
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公所自
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
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
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
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
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
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
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
夫此六者皆謙德也伯禽之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
夷而反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

殺武庚放蔡叔封康叔封微子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公乃作立政成王東伐淮夷踐奄自奄至于宗周公作多方董正治官制禮作樂公作周官公行政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長公及政成王公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理均也公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分正東都公作蔡仲之命在豐作無逸先

後諸作其事具載周書既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公之勲勞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此天子之禮樂也康周公所以賜魯也魯得世用之所以明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薛應旂曰余至咸陽登畢郢原謁文武陵及周公之墓徘徊者久之曰嗟乎周公之德何其至哉人嘗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夫其雷電以風天固不

容僞矣成王葬公於畢賜魯重祭而始終不敢臣周
公人亦豈容僞哉是故人臣唯患不爲周公不患人
之無所不至也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常爲四嶽佐禹平
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
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
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嘗屠牛於朝
歌賣飯於孟津蓋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
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驪

非虎非羆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于磻溪見
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
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謂左右曰得
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
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
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
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西伯曰吾願富其
民於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爲師西伯脫姜里歸望
左右之德孚政平虞芮質成於是伐崇密須大夷作
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文王崩武王即位欲修文

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

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大都師尚父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乘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

薛應旂曰余過磻溪謁姜太公廟見郭思恭作廟記有曰公之功業昭於時名聲垂於後蓋君臣際會其道合其事行也不然老于峻巖清泚之間亦常人而已及觀戰國策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棄傭文王用之而王由是觀之士之窮達特係於遇不遇何如耳烏乎余感於斯而寃公之歷履當是之時公已年垂九十矣豈不亦岌岌矣哉

散宜生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爲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闕天囑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闕天之徒求美女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惡日盈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乃與號叔太顛闕天南宮括迪西伯彛教惠鮮懷保脩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劍以衛厥後周公留召公作君奭以追道文王時事唯以號叔等五臣爲首稱而宜生則寔居其一云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八士南宮氏周文王時皆爲虞官故晉胥臣曰文王

之即位也詢于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槩見云

薛應旂曰余至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宮氏及觀雍大記亦載其墓而父老尚傳誦云鄭玄曰成王時人劉向曰宣王時人豈亦未之考與

四書人物考卷五

四書人物考卷六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三

魯公伯禽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初周既定天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即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伯禽將之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

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人千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而傳吾子慎無以魯國驕人也夫仰祿之士猶可言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

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先是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至是聞伯禽報政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管蔡作亂淮夷徐戎並起爲寇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費作費誓其文具尚書遂平徐戎定魯伯禽以成王元年就封享國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卒薛應旂曰周公得三士於千百人之中向使千百人

不至則三士不可得矣是以知得士之難而不敢驕人也若後世則謂千百人中僅有三士祇以見士之不足貴而可驕也噫其亦異乎周公之用心矣

昭公

魯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子野立三月而卒魯人立稠為君年十九猶有童心叔孫豹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否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今稠非嫡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元年春正月

公即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魯叔孫豹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諸楚乃免叔孫二年夏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

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八月大雩旱也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耻焉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

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禦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沍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六月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公稱病不往九月取鄆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取之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

卒五年春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孫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也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

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大夫不能取也
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
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
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
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
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
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
者無乃不可乎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
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六年夏季武

子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邊武子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啓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楚靈王賜公葬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十一月季武子卒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九年秋孟僖子如齊殷聘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秋七月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

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將誰福哉十一年夏五月甲申夫人齊歸薨大蒐于比蒲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禋祥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待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思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十二年秋七月公如晉至河晉有平公之喪謝還之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弗克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

樂卒事冬公如晉謝平丘之不與盟也十六年春公
在晉晉畱之夏公至自晉魯耻之十七年春小邾穆
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秋郊子來朝孔子見而
問官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二十一年夏晉頃公
卽位使士鞅來聘冬公如晉及河晉將伐鮮虞辭公
還之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二十三年春叔孫婁
如晉晉人執之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四年
春叔孫婁至自晉二十五年春鸛鵒來巢師已曰異
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

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跕跕公在乾侯
徵褰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遥遥裊父喪勞宋父以驕
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
乎季平子邱昭伯二氏之雞鬪季氏芥雞羽邱氏金
距季平子怒而侵邱氏故邱昭伯怨平子臧昭伯之
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季平子
怒囚臧氏老臧邱氏以難告公九月公伐季氏平子
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乞免誅請遷沂上弗許
請囚於鄆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
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邱氏曰

必殺之叔孫之臣驪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
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驪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
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
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至于齊齊景公曰
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
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
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
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公齊景公將內
公令無受魯賂魯大夫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齧梁丘
據粟五千庾請勿內公梁丘據遂言於齊景公曰羣

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
卒叔孫豹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
君有罪於鬼神也願君姑已之齊景公從之二十八
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
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公軋侯二十九年公如鄆齊
景公使人賜公書自謂主君公耻之怒而去軋侯三
十一年晉欲內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
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
二年昭公復次軋侯卒魯人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
定公

薛應旂曰昭公之不君固也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奔播失國雖以齊晉大國屢欲納之而見沮竟卒於軋侯凡以始於讒而成於賂也噫讒賂之爲天下害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定公

魯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元年夏昭公之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墮出奔六月癸亥昭公之喪至自軋侯戊辰公子宋卽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至孔子爲司寇溝而合諸墓九月立煬宮初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至是昭公薨于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冬盟于邾脩邾好也四年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秋七月公至自會五年夏六月丙申季平子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已

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文獸及秦端
皆奔齊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孟孫謂范獻子曰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冬城中城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誚于五
父之衢七年春齊國夏伐魯西鄙陽虎御季桓子公
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處父曰虎不圖禍汝
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虎虎
懼乃還不敗八年春公侵齊夏齊國夏高張伐魯西
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
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陽虎欲
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
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
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事在陽虎傳中九
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
行相事齊欲襲魯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
乃止歸魯鄆謹龜陰田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使仲由毀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

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十三年夏築蛇淵圃大蒐于比蒲季桓子受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去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春正月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其皆有死亡焉語在子貢傳中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九月丁巳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

薛應旂曰余嘗觀定公之立也春秋不書正月是政在季氏則既不得正其始矣及觀晉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爲上卿至於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孔子則自謂不能以季氏待之卒受女樂而怠政其又奚足論耶

哀公

魯哀公名蔣定公子也四歲卽位元年春正月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春二月取邾濼東田及沂西田州仇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冬十月州仇何忌帥師圍邾四年春城西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五年春城毗備晉也冬叔還如齊六年春城邾瑕備晉也叔還會吳于柤始與吳結好冬何忌帥師伐邾七年夏公會吳于郟吳徵百牢子服景伯辭之不聽乃與之語見景伯傳中八年春吳爲邾故將伐魯時魯人叔孫輒公山不狃皆在吳輒勸之伐不狃難之語在不狃傳中吳師伐魯克東陽舍於五梧蠶室庚宗遂次于泗上爲城

下之盟而還夏齊人取讎及闡且如吳請師乃歸邾子益于邾秋及齊平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伐齊師于郟五月公至自伐齊十一年春齊爲郟故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於是季孫告叔孫孟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帥左師用矛入齊軍樊遲爲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曰馬不進也是時齊人不能師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夏公會吳子伐齊五

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
書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季
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
發問而不對旣乃謂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
用田賦公以幣如衛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侍坐於
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
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丘知
之矣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草有六而
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
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蔬之下是侵上忽
下也公卒不能用孔子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
娶于吳故不書姓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
而拜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
盟何益乃不尋盟秋公會衛侯宋臯瑗于鄆冬十二
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
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
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公至自會九月螽冬十二月
螽前年季孫雖聞孔子之言而不正歷尚失閏也十

四年春西狩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夏四月庚戌
叔還卒六月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
之公不聽田饒事公而不見察告公曰臣將去君黃
鵠舉矣公曰何謂也饒曰君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
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
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殺而
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
食君魚鱉啄君黍梁無此五德而君猶貴之以其所
從來者遠也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十五年春成叛
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

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
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
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於是齊歸魯侵地十六年夏
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烝烝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
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
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
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十七年公會齊
侯盟于荔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二十

一年夏五月越既勝吳欲霸中國遣人使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與越太子適郢相得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爲公僕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春越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二月盟于平陽季

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耻從越盟思及子
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之曰固
將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念之乎夏四月
巳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
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
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
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
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山氏三桓攻公
公奔于衛孫于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于有山
氏子寧立是爲悼公

薛應旂曰哀公魯之庸君也受制季孫不能專用孔
子卒致奔播以死何足論哉然於孔子之誅則知哀
而稱尼父於康子之弔則知惡而爲之降禮一念之
明固自有不可泯沒者在也

繆公

魯繆公名顯元公之子悼公之孫也元公在位二十
一年卒繆公卽位元年壬申公儀休爲政泄柳子思
爲臣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
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
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子思答曰以伋所聞

舜禹之於其父非弗欲其有述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及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爛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人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

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十六年丁亥伐魯取最韓救魯二十年辛卯魯伐齊敗齊師于平陸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公于海上魯是以有辭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國中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公立三十三年

卒子奮立是爲共公

薛應旂曰嗚呼魯自襄昭定哀之時已爲三家所制削弱甚矣繆公雖不能大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亦當時所僅見而公儀子之廉又得爲相之道是以崎嶇強暴之間而有平陸之勝迨於共公猶能伐齊以復陽關魯竟與戰國相終始視諸列國蓋後亡者未必非繆公延之也淳于髡乃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而魯之削也滋甚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此之謂也

平公

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爲政六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是時齊宣王卒湣王新立平公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取南陽孟子語慎子曰不可孟子旣不遇于魯遂適宋平公立二十二年卒子文公立再傳至傾公爲楚所滅

薛應旂曰平公於六國僭王之時乃獨稱公且因樂正子爲政而欲見孟子此其爲善之幾蓋可與也臧倉一沮雖以樂正子之言而不能入自是平公止於平公魯遂一僨而不起是固非人之所能然不亦大

可惜也

四書人物考卷六

四書人物考卷七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四

齊桓公公子糾附見

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出無知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故次第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第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

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弒襄公而自立
爲齊君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
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
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
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
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
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
兵拒魯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襲魯歸道
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
仲讐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

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發兵攻魯心
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後君君竟以立君之尊
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是也且君欲
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仲
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請往鮑叔迎受管仲及
堂阜而脫桎梏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
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
重魚塩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邾
邾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邾邾無禮故伐之五年伐
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

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快一小忿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桓公欲以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公怒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汝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命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齊師進次于陘楚使屈完來盟齊師次於召陵公矜屈完以衆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但以衆則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君亦安能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公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後至遇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欲封太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珎怪物至乃得封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第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第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

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

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辛巳夜始斂殯無諡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

薛應旂曰一桓公也用管仲鮑叔隰朋則以奔播之餘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豎刁易牙開方則以五霸之長而身死無歸幾於不殯人才之關係也一至此哉

景公

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崔杼弑莊公立公爲君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公如晉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彗星見公坐栢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

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爲數而君令一人攘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公起大臺歲寒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敝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役乎寡人將罷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振凍餒公嘗縱酒解衣冠以自樂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寡人此樂願

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禮決其防人誰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公與魯定公爲夾谷之會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是歲晏嬰卒公夫人燕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諸大夫恐其爲嗣乃

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於是公老矣惡言嗣事
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
國何患無君乎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爲太子
逐群公子遷之萊公卒荼立是爲燕孺子公未葬而
群公子畏誅皆出亡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駟陽生
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
之乎燕孺子既立國高爲相田乞僞事國高每朝乞
駟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
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遂攻高
昭子殺之國惠子奔莒晏圍奔魯圍嬰之子也田乞
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即位是爲悼公遷燕孺子
於駘殺之於是政在田乞而篡齊之禍肇矣

薛應旂曰齊景公庸君也然猶能納晏子之言以顯
名於諸侯晏子亡而景公於是乎不君矣繼嗣不明
以啓陳恒之亂而卒致姜呂之覆祀也誰寔爲之哉

簡公

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
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悼之數顧於朝
御鞅言於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
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

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生子我盟諸田於陳宗
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
以爲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
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遺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
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
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
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
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

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闢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
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閔成子將殺大
陸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田
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
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田常執簡公
于徐州公曰余早從御鞅言不及此田常遂弒簡公
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
薛應旂曰易曰子弑其父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田常不足論也簡公早從御
鞅之言猶恐不免臨難而悔何及哉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齊人言魯不與魯戰而歸曰及婦

晉文公

四書人物考卷八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五

晉文公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獻公之子也獻
公娶于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娶大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
齊其姊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
曰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為太子
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

姬嬖欲謀立奚齊故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
宦者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
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
五人從亡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唐咎如獲
其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叔
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
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疑畏不敢入乃更
迎其弟夷吾於梁立之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
殺之重耳聞之謀於趙衰曰狄非可倚願徙大國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笑

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重
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
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重耳怒子犯曰天賜也
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
十乘重耳安之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
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受齊女母
去心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
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
其聞之者吾殺之矣重耳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
實敗名重耳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

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保浴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

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初惠公負秦約爲秦所獲以

太子圉爲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爲懷嬴及子圉亡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納重耳懷嬴奉匭沃盥重耳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七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

實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乃送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

狐入桑泉取臼衰懷公遣師距公子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遂如晉師入曲沃朝于武宮殺懷公于高粱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由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既而公宮果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士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
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
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
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
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
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
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
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
善人周襄王以母弟大叔帶之難出居于鄭使簡師
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
孤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
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
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
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
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

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
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
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
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
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晉侯
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
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
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
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遂使趙衰爲原大夫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

乘於是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
圍緡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
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
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
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秦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
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
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

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侵曹伐魏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舍之乃殺顛頡以徇

子師由是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

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魏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楚師背鄴而舍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曰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鞅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唯中軍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

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葭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及晉侯振旅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計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佚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

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
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
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
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晉侯
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為
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乃釋衛侯初公亡過鄭鄭不
禮之至是與秦伯圍鄭佚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

許之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
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
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
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
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晉蒐于

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其詳有晉文春秋四十五篇卷之公曰下薛應旂曰余觀晉文春秋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由是觀之雖其謫而不正固能權以濟事以成霸業而周之僅存民不胥於夷者猶必賴之也向若莽操懿溫之謫則偷取攘竊將靡不至矣又惡知所謂一時之權萬世之利哉

晉平公

晉平公名處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

歷下齊師敗走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爲
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晉欒盈有罪奔齊齊莊公微
遣欒盈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盈從曲沃
中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
擊盈盈敗走曲沃曲沃攻盈盈死遂滅欒氏宗盈者
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盈敗乃還取
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
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一年
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

以黜朱於朝撫劔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
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
拂衣從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平公
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
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
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
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
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
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

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平公於是造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也平公藏寶之臺災士大夫皆趨車馳馬採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採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

百姓在下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歛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矣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乃罷臺役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

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內之止坐殿上出鍾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二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乃屏鍾鼓除竽瑟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

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頽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諫者無隱二十六年平公卒

薛應旂曰平公晉之庸君也晉至平公亦岌岌乎其殆矣然猶數傳而後亡者無乃亦因人言而敬賢緩

後屏樂納諫故與

平公問於欒君欒君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平公曰君之言也晉至平公亦多矣

